

朱子大全集

第四函
八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五十六

書 知舊門人問答

答趙子欽

肅

昨承寄及文字意謂一時思索偶有所未至故率易報去承
示喻乃平日所深體而實見者甚愧輕發然所謂深體而實見
者乃止如此在賢者似尤不宜如此便休也刪遺書之未精探
易傳之未至此在當日楊尹諸先達猶未敢輕言之今日安敢
議此耶只如所示屯卦之說深所未曉若欲以此補易傳七
分之心恐合不著也大率近日學者例有登高務廣之病將聖
人言語不肯就當下著實處看須要說教玄妙深遠添得支離
蔓衍未論於已無益且是令人厭聽若道理只是如此前賢豈
不會說何故却只如此平淡簡短都無一種似此大驚小恠底

浮說蓋是看得分明思得爛熟只有此話別無可說耳其曰只說得七分者亦言沈酣浸漬自信自得之功更在學者自著力耳豈是更要別添外料釀玄酒而和大羹也耶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爲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二聖人之意非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以已意橫作主張必欲挽而同之以長私意增衍說終日馳騖於虛詞浮辨之間而於存養省察日用之功反有所損而無所益也去歲承書之日適有江西傅子淵在坐蓋喜聞足下之說而以示之子淵不善也熹猶未以爲然然自今觀之則拙者之見果爲有愧於子淵矣願賢者深思而有以反之勿使熹爲終有愧也

答趙子欽

示喻訥言敏行之意甚善然前書鄙論亦非謂都不講究而專務力行也正爲聖言微指本自精約不當如是支蔓以求之恐其愈多而愈遠耳

答趙子欽

示喻虛一之說甚善此本聖人所不言今著一句便成贅語來喻推說其理甚當但以四十九著握而未分爲太極之象則恐亦未穩當蓋太極形而一者也兩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十九著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二三四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其體亦有不離乎陰陽五行者熹於周子之圖書之首固已發此意矣若必其所象毫髮之不差則形而上下終不容強於匹配若曰各隨所指

而言則與其以握而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之爲無病也明者試復思之如何

答趙子欽

自反研幾之喻極感至意不敢不勉但他論有未能無疑者如詩樂起調畢曲之法乃自古所傳如此音調方有歸宿不可紊亂溫公書儀誠有未盡今古制處然兼而存之自可考見得失今以其一詞之不合便欲削去似亦草率且彼以俗尚而雜古禮吾以臆見而改古樂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堂室制度必已得其詳實因便早幸示及方欲葺數椽之居或可取以爲法耳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工夫不爲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人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爲天

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工夫者又安在哉

答趙子欽

禮圖未暇詳考亦是素看此篇不熟猝乍看未得若更得冠婚禮二圖容并考之乃爲幸耳室戶之牖並列於前不知以幾分爲戶幾分爲牖房在室東而無北壁不知其南戶有扉否

房之戶當

中耶近東角耶近西角耶

兩階當直東西序之中而上耶近兩檻而上耶近

兩壁而上耶須先定此地盤間架乃可議其升降出入幸亦并作一圖子細見示也易說用意甚精然鄙見却有未安處似是爲說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之趣更俟詳玩別奉和也

答趙子欽

熹數年來有更定舊書數種欲得面論而不可得大抵愚意常患近世學者道理太多不能虛心退步徐觀聖賢之言以求其

意而直以己意強寘其中所以不免穿鑿破碎之弊使聖賢之言不得自在而常爲吾說之所使以至劫持縛束而左右之甚或傷其形體而不恤也如此則自我作經可矣何必曲射俯首而讀古人之書哉不識明者以爲如何

答趙子欽

禮圖甚精但病軀尚爾支離正甫到此未久亦大病數十日今又迫歸遂不得子細商訂但昨來黃壻考得堂序制度頗與來示不同亦未暇參考折中正甫計必持歸幸爲詳之因來喻及也易說用意固甚精密愚意亦素謂易學不可離却象數但象數之學亦須見得大槩總領方何漸次尋探今但如此瑣細附合恐聖人之意本未必爾而虛費功力也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

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爲病矣正甫趨
向持守甚不易得但看文字亦尚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如
前輩亦或未能免元聖所謂寬以居之子張所謂執德不弘正
爲救此病耳不識明者以爲如何無由面語書札不對究所欲
言而衰晚疾病恐不久在世間或能早爲命駕一來使區區懷
抱得以傾倒而萬一辱有取焉亦非小因緣也此間雖有士友
數輩然與之語往往不能盡人意一旦溘然此事便無所寄不
得不爲之慮耳大學語孟說各一通設往此近日所脩定然尚
覺得有硬說費力處煩爲一閱見目面論湏盡去此等病方見
聖人本意也

答詹子厚

便中辱書良足爲慰但所寄喻趙二書及復齋行實莫詞三復

先子大全 文集卷五十六
悲歎不能自己嗚呼世豈有斯人耶銘墓誠願効區區但時論如此兩三年來不敢爲人作一字而猶不免今譴責方新豈敢干犯且當謹藏以俟雷霆之威有時或息而熹偶未死則終不敢食此言耳萬一溘先朝露則諸賢之言自足紀於後世亦不待熹而顯幸密以告汪喻默會此意勿以語人也

答詹子厚

罪戾之餘幸亦粗遣不足云云子欽之遊念不能忘前書所報刊行易說事不知尚及止否計其書多說象數似亦不妨但是有些這下氣息令人憎嫌耳可中安在書中讀欲此來不知成行否因通書幸爲致意并問汪正父所在也此間禮書漸可晚藁若得二公一來訂之尤佳然不可語人恐速煨燼之災也

答曾泰之

秘

所喻鄉黨卒章疑義此等處且當闕之却於分明易曉切於日用治心修己處反復玩味深自省察有不合處卽痛加矯革如此方是爲已功夫不可只於文字語言上著力也彼中士子有來學者亦可以此告之熹論語集注未嘗皆引胡先生說所傳恐誤此書之作只是解說訓詁文義免得學者汎觀費力然所謂玩味省察功夫却在當人不在文字也

答徐載叔

廣

知放船下都爲排雲叫閣之舉此意甚壯示及藁草詞氣奔放而叙事詳密病中目昏畧一披覽甚快鄙意所論亦切中今日之弊如經題破碎近日尤甚前日江東未得請時嘗欲到官後檢舉諸州所申入一文字劾其戲侮聖言之尤者一二人雖或未必聽從亦且令人傳笑少警昏俗旣不成行此事又且已今

讀來示如癢得搔也但此事更有根本今徒然說得病痛不知如何下藥又此於治體僅爲一事而文書浩漾已如此恐萬機之暇亦不能詳覽也更略簡節之并與施行之目一二陳之乃爲佳所喻學者之害莫大於時文此亦排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弃本逐末爲害等爾但此等物如淫聲美色不敢一識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當以爲通人之蔽不當以是爲常務而切切畱意也放翁之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者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嘆不能自己蓋愛之者無罪而害之者自爲病耳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倣此好詩罰令不得倣好官也

答徐載叔

專人示問尤荷厚意但觀所論枝葉太繁標榜太多似於古人爲已之意有不相似者未知謝陸二公曾以此奉箴否竊謂此非小病遂而不反尤悔之積將有不可勝言者辨說雖精無能補也

答葉正則適

來書毫毛鈞石之喻是乃孟子所謂尋尺者此等議論近世蓋多有之不意明者亦出此也古人爲已之實無多言語今欲博考文字以求之而又質之於膠擾未定之胸次宜其愈求而愈不得也旣未知其實之所在則所謂百餘年來之所講貫者果指何事以充之而遽以爲未合於聖賢之中耶

答葉正則

向見人家抄錄靖康事有耿黃門劄子論祖宗致治不如熙豐

之盛者數條不當專以祖宗爲法後有欽廟批語若曰昨降某事指揮失於思慮尚賴師傅大臣正救其失前命更不施行當時不曾錄得後閱實錄長編之屬皆無此事不知今尚有考慮否耿之誤國固非一事然此一章乃定公孔子所謂一言者恐不可著之史籍以爲永監也

答葉正則

所喻二說之未安具悉雅意但熹則以爲舊聞者中也獨得者過也賢者之所以未然者不及也其詳雖有未得盡聞者然大約當不出此於此看破則千里同風不待片言而群疑決矣

答葉正則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囁嚅不能出口前後書疏往

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是之歸但見士
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藏之語不唯他人所
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
學爲諱上下相徇識見議論日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
之爲學者又皆草率苟簡未曾畧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
已見搏量湊合撰出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
則全是含糊影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
疑只是已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瞞
強作撐柱且要如此鶻突將去究竟成就得何事業未論後世
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得安
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荊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瓌奇之說
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者不深考爾此殊

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君舉書亦深以講究
辨切爲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曾見得親切端的不容有
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
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究到底大開眼看覷大開口說話分
明去取直截剖判不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二日新
婦子模樣不亦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
其根原乃只在識破詖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
識此而其所做家計窠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
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聊復
一言不審明者以爲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而有損也
若見得道理分明便無事殺決不暇讀佛書若偶讀之亦須
便見得其亂道誤人處愈親切不至爲此言矣試以此一端

思之可見得失劉智夫此間相去不百里暑中未得歛會同志難得但恐自處已太高了不肯放下就實做工夫耳年來見得此事極分明乃知曾子實以魯得之而聰明辨博如子貢者終不得與聞於此道之傳真有以也

答徐居厚

元德

大病新復正要將護不可少有激觸損動真氣讀書度未能罷且歇得數月亦佳將來看時亦且適意遮眼自有意昧正不必大段著力記當損人心力使人氣血不舒易生疾病況古人之學自有正當用力處此等止是隨力隨分開廣規模若專恃此亦成何等學問耶前此屢欲言之而匆匆不暇今亦不特爲養病發也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只是如此却不知得他今下是甚次第大抵本領方有功夫到此若只

將自家此等小小見識而學養子而后嫁豈不悞哉至於平心和氣却是吾人學問根本亦不爲病然後當著力也

答趙履常

崇憲

示喻讀書遺忘此亦士友之通患無藥可醫只有少讀深思令其意味浹洽當稍見功耳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爲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功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發廷老所傳鄙說正爲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疎畧未成文字耳然試畧考之亦粗見門戶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答方賓王

誼

伏自先人實與先侍郎丈有遊從之好而熹蚤歲又得以州縣